

中经典
Novella

Moacyr Scliar

MAX E OS FELINOS / OS LEOPARDOS DE KAFKA

马科斯与猫科动物

[巴西]莫瓦西尔·斯克利亚 著 毕梦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经典
Novella

Moacyr Scliar

MAX E OS FELINOS / OS LEOPARDOS DE KAFKA

马科斯与猫科动物

[巴西]莫瓦西尔·斯克利亚 著 毕梦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518

© Moacyr Scliar, Porto Alegre: L&PM 1981, 2001 (for Max e os felinos)

Moacyr Scliar,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0 (for Os leopardos de Kafka)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artin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科斯与猫科动物 / (巴西) 莫瓦西尔·斯克利亚著;

毕梦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8

(中经典)

ISBN 978-7-02-013183-9

I. ①马… II. ①莫… ②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巴西-现代 IV. ①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921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邵莉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0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83-9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我的朋友们，我的第一批读者：莉迪亚、
热吉娜、伊萨克、玛利亚·格罗伊亚、若泽·奥
诺夫热、玛丽娜·何雷娜

致克劳斯和赛博第

害怕，我？老虎不会对任何人感到害怕……
隐形的老虎，是我的灵魂。

——弗朗西斯科·马西埃·恩圭马
赤道几内亚被废黜的独裁者

目录

柜子上的老虎 .001

小船上的美洲豹 .025

山里的雪豹 .053

卡夫卡的豹 .079

柜子上的老虎

马科斯总是以各种方式和猫科动物联系在一起。

马科斯一九一二年出生于柏林，是一个皮货商的儿子。在各种皮货中，他最欣赏的是豹皮，但不幸的是，他父亲的小店不在柏林闹市区，很少会出现豹皮。店里卖的主要是处理品：比如血统不纯的狐狸、雪地里遇到的死貂、其他皮货商丢弃的貂鼠。家中禁止谈论的话题是商店向最没有头脑的客人出售混有兔毛的外套。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男人，汉斯·施密特很不讲究。他矮胖得像一只熊，非常热切地夸耀自己产品的质量，经常对客人红着脸大声喊叫，唾沫星子乱飞；在家里，他在大声喝汤的间隙向妻子和儿子吹嘘已经欺骗了他们多年的谎言。马科斯和他的母亲安静地听他讲话。埃尔纳·施密特和她的丈夫完全不同，她瘦小、腼腆、敏感，不缺乏文化。青少年时，她希望成为朗诵家；夜晚，在睡梦中，她会高声朗诵歌德和席勒的诗篇。而她的丈夫则会把她摇醒并高声叫道：我没法睡觉，都是因为你疯疯癫癫的。埃尔纳从来没有回应过丈夫粗鲁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当她给儿子讲故事的时候，会突然间停下，紧紧抱着儿子流泪。

所有的这些对马科斯造成了痛苦和不快，他继承了母亲近乎病态的敏感，而这些痛苦和不快把他引向了动物的

毛皮。自孩童时代起，他就习惯在商店的仓库里寻找庇护，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光线和风都是通过墙上粗铁棒围成的小窗户进来。在那里，马科斯感到幸福。他喜欢把自己的脸贴在皮毛上，尤其是（这后来成为一种讽刺）猫科动物的皮毛上。有一种奇怪的感情让他颤抖，他想到这皮毛有一天会重新覆盖在非洲草原上那个追逐在羚羊后面的优雅动物身上。这不就是动物身上的皮毛吗？是的。但是对于马科斯而言，这更像是一只活生生的野兽。

曾经有一只老虎，也正是因为它，马科斯父亲的商店取名为“孟加拉虎”。这只老虎正是被汉斯·施密特在同一个猎人俱乐部前往印度的旅程中亲自猎获，这个冒险的描述给小马科斯带来兴奋和刺激，当然还有几乎无法忍受的不适。印度在他父亲粗鲁和嘲笑描述中是一个非常肮脏的地方，到处都是瘦骨嶙峋的当地居民，他们被称为“不能碰触的人”。对他来说，印度之行唯一值得的是狩猎老虎，他非常仔细地同他人描述整个狩猎过程。那里有坚不可摧的森林、夜晚神秘的声音，猎人们趴伏在树下紧张地等待老虎的出现。突然，猛兽在林中的空地上出现，随后就是来自汉斯·施密特的蜡质子弹，这就是现在店里柜子上的那个动物。老虎被制成动物标本，狩猎非常成功，因为毛皮几乎完整，也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弹痕。去除动物的内脏，然后填充上更好的材料，标本的眼睛由玻璃制成，非常逼真。光线从某个角度射入，还会让眼睛闪耀出一种凶猛的光芒，这是马科斯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老虎眼中所没有的，

而且动物园里的老虎都老态龙钟，这样才更容易囚禁。

自打很小起，马科斯就很害怕老虎，甚至会因此做噩梦。他会在晚上惊醒尖叫，这加重了他母亲的绝望，因为她除了遇到的所有问题，还要忍受自己的哮喘和夜晚的恐惧。汉斯·施密特嘲笑儿子的胆怯，一有机会就说他：“懦夫，就是个懦夫！”有一天晚饭后，汉斯叫马科斯去商店取一份落下的报纸，当时马科斯只有九岁，他不愿意去，因为外面一片漆黑又寒风刺骨，但是汉斯生气地说：“不要再当个胆小鬼了。”埃尔纳开始一边哭泣一边恳求丈夫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逼迫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马科斯僵硬地坐着听父母的争论，突然他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外套径直朝店的方向走去。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马科斯加快行走步伐。经过一个转弯，他看到一大群人在路中间高举火把、唱着国歌前进，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游行。游行者们缓缓地前行，并向马科斯使了个信号让他参与进来。

突然间，游行队伍出现骚乱：警察向游行者冲过来。在一片混乱中，马科斯看到一个男人的头部被剑击中并倒下。因为受到惊吓，他立刻跑向路旁边的父亲的商店。马科斯害怕地一直颤抖，迟迟没能把钥匙插入门上的钥匙孔里。最后终于打开门进入商店，他赶快躲在一个模型的后边，牙齿在黑暗中直打哆嗦。过了一会儿，叫声渐渐平息。路面又恢复了平静。

马科斯盯着柜子上的老虎，当外面汽车经过时，车灯

扫过店内照在老虎的眼睛上，会闪现出阴森的光芒。在他们之间，小男孩和猛兽之间，是一个柜台，柜台上面就是父亲要的报纸。马科斯觉得他永远够不到这张报纸；永远不能，至少现在他害怕得无法移动。这是一种羞辱般的恐惧，悄悄地紧紧围绕着他。为什么父亲需要这张报纸？有什么新闻这么重要？为什么？眼泪从他脸上滑落，为什么对他——唯一的儿子这么残酷？

一个想法从他脑中闪过：街角的报刊亭有可能还开着，或者可以从那儿买一份报纸？但是不行。明天汉斯·施密特来店里一开门就会看到柜台上的报纸，他嘲讽的话语将令人无法忍受。不行。必须战胜恐惧，战胜老虎，拿到报纸后立刻逃离商店，然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回家。“爸爸，你的报纸，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但是他现在被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没办法挪动一步，他的双腿不听他的使唤。

电话响了：有可能是父亲因为他的拖延而生气打来的（“你在那里做什么？闻皮毛的味道？胆小鬼？”）“别响了，混蛋，别响了！”马科斯害怕地小声说。但是电话继续响，这时马科斯推倒模型，冲向报纸，但是被绊倒了，重重地摔倒在柜台上。玻璃随之碎裂，碎片深深地扎进他的手里。灼热的疼痛让他不禁高声尖叫；但是即使手上流着血，他还是拿起报纸往家走。当母亲看到他时，开始歇斯底里地惊叫。“没什么。”马科斯安抚母亲道。然后把带有血迹的报纸递给父亲，这个男人愚蠢的脸是马科斯昏厥

前看到的最后一幕。

马科斯不喜欢父亲的商店，那是父亲和孟加拉虎的地盘。他喜欢的是商店里的仓库。多年来他养成了躲藏在仓库里阅读汉斯·施密特认为很怪异的书籍，这是汉斯允许他这么做的，毕竟他是马科斯的父亲。在仓库里，马科斯阅读了安徒生和格林童话，因为受母亲的影响，还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诗篇。但是他最喜欢的是游记，接触的第一套叫做《小彼得探险记》。多亏这套书里五颜六色的插图，让马科斯认识了非洲（《小彼得去非洲》）、日本（《小彼得去日本》），但是他跳过了印度，因为印度的形象早已被他父亲的描述毁了，最后他对巴西（《小彼得去巴西》）这个国家深深地着迷了。在第三或是第四页的一幅插图上，小彼得在广阔的丛林中惊讶而无惧地面对着一只刚刚吞食完土著居民的犬型猫科动物（根据注释说明，这是一只美洲豹），那人的脚还挂在猛兽的嘴边。除了这个“盛宴”——或者也正因为此，这只美洲豹透露着一种友好和善的气息，甚至还带有点幽默，与那只孟加拉虎完全不一样。于是马科斯认为巴西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国家。“真希望有一天能认识这个令人着迷的国家。”他在日记本中写道。马科斯没什么朋友，躲避在皮草仓库的习惯加重了他的孤独。在那个仓库里，他第一次抽烟、第一次手淫、第一次发生性关系。

这个女人叫弗里达，在汉斯店里工作。虽然她是唯一的员工，但是店里生意冷清，她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必要。她矮矮胖胖，面带微笑，非常健谈，是南部农民的女儿，

完全不是一个精致细腻的人。她经常用粗俗的语言向马科斯讲述辛辣的八卦，然后看着他害羞的模样放声大笑。

一天下午，汉斯需要外出，便叫弗里达照看一下店里的生意。“老板您去休息吧。”她说道，但是当汉斯刚离开，她便锁上店门跑向仓库。马科斯像往常一样躺在仓库的皮草上读书。

弗里达开始试穿仓库里的大衣，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马科斯，怎么样？我像不像一个贵妇，马科斯？”她笑着朝马科斯眨眼。马科斯不安地斜着眼看她。弗里达打开收音机，探戈的和弦在整个仓库中流淌。

“来一起跳舞吧。”

马科斯低声嘟囔道自己不会跳舞，但是弗里达已经把他拉向自己。他们脸贴着脸起舞。马科斯触摸到她柔软的皮肤，开始感到越来越兴奋，最后，两人躺倒在皮草上，“让我来。”她小声说，因为她很有经验，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汉斯·施密特回到店里的时候，弗里达已经再次站在柜台后，马科斯仍待在仓库里，把依然通红的脸隐藏在书后，而那只在柜子上的孟加拉虎，一如既往地凝望着他。

但是第二天，汉斯就辞退了弗里达。难道是怀疑她吗？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禁止女孩回到店里；马科斯也告诉自己从今往后不能再与她有任何联系。

可是马科斯无法忘记在仓库的那个下午，他连梦里都是弗里达。他给她写情书，随后又马上撕毁，最后他无法

再忍受相思之苦，便跑去她家中找她。弗里达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没有任何不满，面带微笑地迎接他。她问了汉斯、商店甚至仓库里那只老虎的情况。随后他们拥抱在一起，在狭小客厅的沙发上做爱，无视坐在一旁轮椅上清唱着蒂罗尔古老民歌的又聋又瞎的姨母。完事后，在整理衣服时，弗里达以一种随意的语调向马科斯问道：“仓库里的那件狐狸皮大衣卖掉了吗？”“还没有。”马科斯回答道。

“这样，”她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马科斯说，“下次你再来找我的话，就带上那件大衣，否则就别来找我了。”

那天晚上，马科斯拿起商店钥匙去仓库偷那件大衣，孟加拉虎这次没有让他感到丝毫害怕。为了不让父亲产生任何怀疑，他用铁锹猛击铁棒围成的窗户，并把皮草散落满地，最后，出于复仇的快感，他把用稻草填充的老虎标本推倒在地。尽管汉斯·施密特对只丢失了一件外套感到蹊跷，但是他仍然非常的愤怒。在午餐桌前，他对妻子和儿子叫嚷着：“德国已经失去了诚实和正直，国家已经沦陷为强盗和左派分子的巢穴。”

当天晚上，马科斯就带着大衣跑向弗里达。她惊喊道：“你真的为我这么做了，马科斯！”

弗里达带马科斯去卧室，进行了一场快速但火热的性爱。随后，她赤身裸体地站起，穿起外套在镜子前面笑着来回走动。马科斯兴奋地等待第二次性爱，但是被她不耐烦地推开，突然弗里达恼怒地说：“够了，就这么一件给乞丐穿的大衣，这已经足够了。”马科斯顿时感到脸颊发热，

然后一言不发地穿上衣服离开了。

三天后的一个周六，马科斯和父亲在市中心朝家的方向行走，突然间，汉斯·施密特发现了什么。“怎么了？”马科斯问道，但是汉斯没有回答他。“站住！”他吼叫道，并穿过一片惊讶的路人朝目标奔去。

是弗里达。马科斯通过那件皮草外套认出了她。

追逐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弗里达被什么绊倒在地。汉斯冲向她开始咒骂：

“混蛋！小偷！”

弗里达奋力地挣脱。马科斯惊慌失措地呆立在一旁，不知道是否应该介入。弗里达看到马科斯，开始向他求救：

“帮帮我，马科斯！告诉他不是我偷了这件外套！快告诉他，马科斯！”

马科斯跑向父亲想要制止他，可是他正在气头上。来了两名警察把扭打在一起的汉斯和弗里达分开，在简短的问话后，把他们两人带回到警察局，聚集在一起看热闹的人群在嘲笑和揶揄中慢慢散开。而马科斯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先回家。汉斯晚上才回到家，手里拿着那件皮草外套不满地说：“弗里达竟然被释放了，按我说她应该去蹲监狱。”

“马科斯，我们国家再也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德国已经今非昔比了！可怜啊，太可怜了！”

汉斯瘫坐在椅子上，屋里蔓延着一种无助的气氛，马科斯第一次有点同情自己的父亲，粗线条的汉斯·施密特

不再是那个蛮横霸道的独裁者，而是低着头、缩着肩膀静坐在一角的男人，那是充满困惑、受到惊吓的形象。马科斯走向他，一只手轻放在他的肩膀上，但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来安慰父亲，于是就提出去给店里帮忙：“你不需要那个女人，我可以帮你一起工作。”汉斯·施密特抬起头，眼睛又恢复了神采：“你，皮草商？不可能的。你根本不会做皮草的生意。”

但是汉斯刚说完就后悔了。“不，我的儿子”他说，“可怜的孩子，我不想让你做这份没有未来的工作，这是犹太人才做的生意。我之所以做这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书，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啊。”

“你要去读大学，马科斯！”汉斯站起来指着他说，“我想让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领导，一个德国真正需要的人！”

就像汉斯所期待的，马科斯在大学里表现出众并兴趣广泛。最初他想钻研法学和人文学，但是随后他对异国情调痴迷，让他最终选择投身于自然科学。马科斯开始参加昆斯教授的实验课，这位相对年轻的专家当时因动物心理学研究而名声大噪。昆斯教授研究猫在冲突中的行为举止，他把动物放在一个巨型的迷宫中，然后制造困境，一条道路通往盛满牛奶的小碟，另一条道路则通向凶猛的叭喇狗。“很快，”昆斯教授说，“人们会通过这个实验联想到政治和社会事件，所以这些实验有很大的实践价值。”

（一段时间后，当战争快结束时，教授开始拓展他的领